

眞讀書人韓忠謨

(本文插圖刊第三頁)

●王成聖

學生多是傑出人物

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幹事，台大法學院長、教務長韓忠謨教授（一九一五—一九九三），於民國八十二（一九九三）年七月病逝台北，年七十九歲。

韓忠謨在台大法律系任教近三十年，桃李遍中外，目今朝野廟堂人物，凡台大法律系出身者，幾乎都是他的門生，包括施啟揚、廖正豪、蕭天讚、楊日然、翁岳生、汪俊容、馬英九、朱高正、謝長廷、陳水扁、陳長文、陳榮傑、呂秀蓮、林時機；等人，都曾親炙他的教誨。其中朱高正及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、泛太平洋律師協會（IPBA）會長名律師林敏生、名律師許文彬等與韓氏的師生情誼尤其深厚。三人學養，風格受其影響甚深，亦皆視之爲「經師、人師」，崇敬異常。晚年韓氏臥病，三人更是虛寒問暖，不時探望侍奉，使韓氏晚境平添不少溫暖。

除教書、著述之外，韓忠謨教授也曾學優而仕，當過司法行政部主任秘書、銓敘部部長、司法院副院長。然而，他一生最愛的還是教書，喜歡朝夕和青年學生相處。每次做官都是被人情拖累，情非得已。雖然如此，但他做任何事都是全力以赴，認真負責，因而欲罷不能，最後都在再三懇辭下才得卸下仔肩，只有一次出任「學官」是功敗垂成，旁人都爲他抱憾，那就是台大校長。學界都知道他與前台大校長閻振興相知甚深，交情甚篤，蔣經國更是看重他的博學與操守。

閻振興離開校長職位時，他任教務長，是順理成章的校長繼任人選，不料，「煮熟的鴨子飛了」，卻事出意外。那時傳說朝內有人評議：「異議份子」多半出身台大法律系，都曾是韓某的學生，韓某擔任法律系主任及法學院院長多年，思想必有問題，於是喧騰一時，衆所矚目的台大校長一職，遂落在別人身上，其實所謂朝內有人評議他思想有問題，決非事實。

韓氏性情耿介直爽，疾惡如仇，據說他在司法院副院長任內的一次會議中，某大法官對刑法並非所長，發言不當，韓氏當衆指摘其非，矯正其妄，當事人立時下不了台，有好事者更就韓氏的話加以渲染說他罵某大法官，亂開黃腔，不懂刑法，外行冒充內行，班門弄斧，某大法官聽到他人誇大其辭的轉述，含怨在心，後來知道韓忠謨將出任台大校長，立即表示反對，並形諸文字，當局爲了學校的安定和諧，遂未堅持韓忠謨出長台大。

爲中研院奠定丕基

最近更有人撰文說韓氏憤而退休，其實韓氏當時已屆退休年齡，不作學官，當然得申請退休，退休後的韓忠謨不欲輟光養晦，閉門讀書。不料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四度登門拜訪，誠邀襄助院務。他基於道義，不得不勉為其難，遂以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身分借調到中研院任總幹事。到任後，奉錢思亮院長期許，肩負行政改革的任務。他積極修法、改善編制，網羅人才，奠定了中研院今日的規模。

吳大猷接任院長後，韓氏本欲辭職，吳院長堅決挽留，並授權他主持院內一切事宜，吳院長專心對外。於是韓氏只好留下，並大刀闊斧，推進修訂中研院組織法，裁減冗員，引進幹才，使中研院祛除沉痾，完成一項中研院有史以來最艱鉅的任務。大有助益國家學術機構之開拓與創新。

說到韓忠謨的國策顧問兼職，乃緣於他曾任考試院銓敘部長、司法院副院長，離職後，蔣經國總統依例聘請他為國策顧問，其實他也是顧而不問。到中央研究院任職，正是如魚得水，可大大的發揮所長。

因為他法學素養深厚，為人謙和，在總幹事任內主持修法，真是得心應手。他把中研院原有法規，斬枝去葉，除冗留本，如庖丁解牛，輕易完成。較難的是人事協調，當時群彥爭強，各有背景，在他努力溝通解說下，卒獲得包括立委在內的各方認同，順利淘汰冗員，強化組織。說他功在中研院並不為過。由於著有功績，以致後來他因妻病欲辭總幹事，很費了一番功夫，才獲吳大猷院長首肯。

先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，韓忠謨由台大訓導長調任考試院銓敘部長，是他出道以來，初為特任官，書生從政，都有一番理想。因而在上任之初給自己訂了一個計畫，想對人事制度好好的整頓一番，他的想法是人事制度健全，才能人盡其才，使野無遺珠之憾，用人量才器使，各適其位，各盡所能使朝無抑鬱之士。另外再暢通人事管道，堅守原則，靈活運用，必能使人事行政步上軌道。然而他到任兩年，由於內外掣肘，顯然未能掃除積弊，我國人事行政迄今仍是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，黑白當道，法制靠一邊。他的理想，顯然沒有達成。好在為時不到兩年，他離開原本外行的人事行政業務，改調司法院副院長，這是他的老本行，到任後適逢政府推行審檢分隸制度，他躬親規劃，協調溝通，終於順利完成此一歷史任務，可算是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」了。

朱高正是得意門生

韓忠謨的最大成就，還是在法學教育及研究方面，他畢業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法律系，又獲美國耶魯大學法學碩士學位，考入博士班時因時局遽變，政府遷台致半途而廢，嗣後一直鑽研法學理論，著有「民法物權論」、「法學緒論」、「刑法原理」、「刑法各論」、「刑事責任之理論」諸書。在台大以教授刑法學為主，被學界尊為「刑法法學權威」。

立委朱高正是他的得意門生，朱氏台大法律系畢業後，是他鼓勵朱氏赴德國留學。他認為要學法律，德國比美國好，但到美國留學熱鬧又有趣，到德國則必須忍受冷清孤絕。朱高正聽了他的話，留學德國，在德國埋首苦讀，成就非凡。當朱高正還在德國懸樑刺股時，即感到恩師的話沒錯。因而雖身在德國，卻嚮其在國內的妻子裘曼如女士代表他經常到韓府向韓老師、韓師母問候，並為韓師母自德國帶回取暖的小懷爐，使韓氏夫婦倍感溫馨。

朱高正留德學成回國，滿懷抱負，想在學術界發展，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韓忠謨，推介朱高正到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任研究員，但中研院各所是獨立作業，韓氏以總幹事之尊的推薦書竟未獲成功。這事給讀書順遂的朱高正一個不小的打擊。而後朱氏當選立委，屢出怪招，可能與此有關。



①韓忠謨（左二）與龔祖遂（左）詹樹千（右二）合影。

②韓忠謨（右）出任考選部長，自石覺部長（左）手中接受印璽，中為監交人考試院長劉季洪。



父命難違棄學從政

韓忠謨字筱初，原籍江蘇泰縣，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七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安徽休寧，他的研習法學，與家世有關，父親治初老人畢業於南京兩江法政學堂，歷任安徽休寧縣長及江蘇省高等法院檢察署首席檢察官。他隨父親在南京成長讀書，也跟父親一樣，步上習法之途，進入南京中央大學法律系，旋隨校西遷重慶沙坪壩，民國三十一年畢業。

韓氏於民國卅五年任江蘇省吳縣地方法院推事，歷練法律實務，為時兩年，執法之外，鑽研理論，時有論文發表。民國卅七年申請赴美留學，入耶魯大學深造，三十九年獲法學碩士學位。

韓氏在耶魯繼修博士，當時政府已播遷來台，法界耆宿林彬出任司法行政部長，早知韓忠謨思想敏捷，學養深厚，擬邀他任機要秘書，特與他的父親韓治初老人商量，促他返國就任，他因父命難違，乃於民國四十年冬放棄未完成的博士學位，立即束裝回國，初任司法行政部主任秘書，甚獲林彬部長的倚重。

最大成就還在教書

民國四十三年韓忠謨應聘到台大任教，擔任副教授，由於教學認真，著作精湛，升任教授，嗣兼任法律系主任、法學院院長、訓導長、教務長，為台大法學院的成長與發展，竭盡心力。

韓忠謨的另一成就是在擔任中研院總幹事時，為內部庶務日夜忙碌，由於中研院歷史甚久，編制疏而不密，加以偏重研究，職員資歷並無嚴格限制，亦少調遷，「各朝元老」充斥。韓忠謨受院長錢思亮倚重，很想全力整頓推動業務，加以改革開創。然而人事阻礙談何容易，動輒得咎，受了不少閒氣。但「好好先生」的他只得自掏腰包，請客賠罪，花了不少冤枉錢。最後他雖完成某些改革，但也弄得「遍體鱗傷」。後來錢思亮院長逝世，喪事由他以總幹事身分一手包辦，喪事辦完後，他曾慨嘆：「沒想到他找我幫忙，竟是隱含著要我為他料理後事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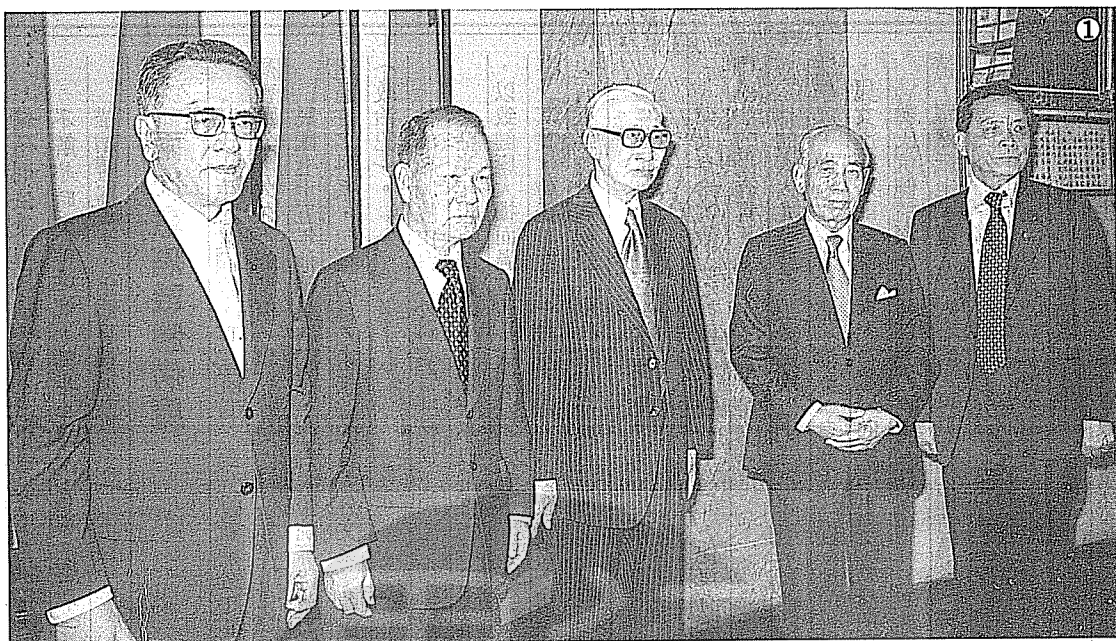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作官，韓忠謨畢竟是個真正的讀書人，雖位尊職高，卻乏善可陳，最多只在司法院副院長任內，襄助院長戴炎輝對建立推檢分隸制度盡了一點言責。他自認個性耿介，說話率直，不適於官場。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教書，尤其是在台大可得英才而教之，更視為人生至樂。

他教學生不限於法學課程，舉凡人文科學、一般社會科學和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他都告訴學生，進而指引做人的道理，治事的方法。他學識淵博，國學深厚，文筆優美，英文嫻熟更不在話下，德文、日文也能應用裕如，連許多專習德、日文的外文系學生都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所以他有足夠的能力傳授學生各方面的知識。

韓氏尤其寫得一手好字，書法條幅常被學生視為瑰寶，紛紛索取，他亦來者不拒，常常埋頭翰墨，應付需索，樂此不疲。

他的學生，名律師林敏生對他極為推崇，情誼深厚，在他生病住院時，經常前往探望，贈送按摩椅，代付醫藥費、看護費、師生之情今世罕見。

另如名律師許文彬雖已貴為大牌律師，還是常常探訪韓老師，並就一些特殊的案件或司法弊端提出來請教老師，他認為唯有韓老師才能一針見血指出問題的癥結。韓氏去世後，許文彬寫的輓聯是：



①左起：韓忠謨、戴炎輝、吳經熊、黃少谷、洪壽南合影。

②韓忠謨教授（右）會見修澤蘭建築師（左），中為本誌創辦人王成聖。



精研刑法兼通民法，四十載化育杏壇。拂得兩袖清風，乃似靄靄春霖沐桃李。不解趨時又拙逢迎，約半生浮沉宦海。留取一身傲骨，何堪炎炎夏日埋塵泥。描繪韓氏生平，倍添哀悽。

兩次患癌戰勝病魔

韓氏一生忠愛國家，尊崇元首，對先總統蔣公中正畢生崇仰，蔣公去世時，他痛哭流涕，哀傷欲絕。蔣經國總統逝世時，他聞訊跌坐書桌旁，頹喪萬分，久久不能平復，忠純懇摯，這都是至情至性的表現。

民國七十五年他曾患結腸癌，住台大醫院等待開刀，生死未卜，他的學生台大法律系主任戴東雄去看他，談起台大法律系入學新生志願分數已超過許多科系，包括向為乙組榜首的台大外文系。韓氏聞言十分開心，幽默地說：「我們台大法律系的學生，個個有成就，不是作大官就是坐大牢（政治犯）。」

他的結腸癌由台大外科名醫陳楷模主治，手術後陳氏對他說：

「活半年沒有問題」，他聽後不以為忤，哈哈大笑，可見他的豁達。結果他抗癌成功，一活八年，最後才因外出散步被狼狗撞倒，跌斷大腿骨，以致健康大損而過世。

其實，韓氏早在六十歲左右時，即患過肝癌，切除後竟告痊癒，台大醫學院的相關科系，常把他的病例，作為上課的教材資料。而後的結腸癌也有五年的染病紀錄。兩次癌患都莫奈他何，竟被狼狗一撞奪去了寶貴的生命，有時人生的無奈，不得不付諸一嘆！

著述甚豐士林推重

韓氏自奉甚儉，逝後積有台幣一千萬元，他沒有將之留給子孫，而悉數捐作獎學金，設立「韓忠謨教授法學基金會」，孳息用以協助後進，獎勵學法的優秀青年。

他的夫人尤亞芬女士於民國二十三年在南京和他結婚，互相扶持垂五十年。尤亞芬是他父親治初老人的摯友尤望之的女公子，尤望之也是著名法學家，做過江蘇清江浦、灌雲、阜寧、江都等地的推事和檢察官，後來韓治初任審判廳長，尤望之任檢察廳長，門當戶對，時相往來，關係既密，兒女遂締婚配。惟韓夫人身體一向羸弱，晚年更長期臥病。

韓氏伉儷情深，為照顧夫人疾病，日夜扶持，辛勞備至，可謂費盡心力，韓夫人先他三年逝世，使他極為哀慟，曾為文詳述夫人生平，思念之情，躍然紙上，讀之令人心酸，可見其伉儷情篤之一斑。

韓氏公子韓聯甲，曾留美習土木工程，現任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技正，平時侍親至孝，克紹家風。韓忠謨是現代學界的真讀書人，他一生讀書教書，教書讀書，法學著述與論文甚豐，最受士林推重者有法學緒論、刑法原理、刑法各論……等，其中尤以法學緒論，深入淺出，引人入勝，被譽為法學界的經典，的是名山之作。

綜韓氏一生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皆卓然有成，可以不朽矣！



①左起：韓忠謨院長、虞兆中夫人唐玉鳳女士、台大前校長虞兆中。

②韓忠謨（中）東海大學董事長查良鑑（右二）徐柏園夫人陸寒波女士（右）、名建築師修澤蘭（左二）本誌總編輯徐荻芬（左）合影。

